



城市温度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才林

沥青路被晒得泛起油亮的光泽。我站在银行门口那遮阳棚下，衬衫后背渗出深色的汗渍。对面修自行车摊前，身着军绿色背心的老人，正拿着抹布擦拭着链条，汗珠顺着他花白的鬓角，缓缓地淌下，滴落在滚烫的金属支架上，瞬间就蒸发成了一缕白烟。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地上，将他的摊位笼罩在半片阴凉之中。

“来块冰糕？”老人突然抬起手，手里高高地举着一块绿豆冰棒，那包装袋上的水珠，在他掌心，渐渐积成了小小的水洼。冰柜放置在摊位角落，上面盖着一块浸过水的蓝布，当掀开它时，冒起的白气之中，夹杂着老冰棍独有的甜香，飘散到槐树叶上，把叶片惊得微微颤动。

中午的阳光，把树影压缩得只剩巴掌大小。一位穿着碎花裙子的女人，推着电动车，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。车胎没气了，像一张被揉皱的纸。“师傅能不能快点呀？我还得去接孩子呢。”她的草帽，歪歪地挂在脑后，可以看见，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脖颈，锁骨处还粘着一片槐花树叶。

老人把冰棒纸扔了，接着拿起打气筒，按在了气门芯上。

“扎到玻璃碴了。”他说道，一边用镊子从轮胎的纹路当中夹出一小片碎玻璃，那片玻璃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亮。“等补好了，我帮你把气打得满满的，肯定能骑着它到学校。”

女人正缓缓地抬起手准备扫码付钱，却被他轻轻挥了挥手给阻止了：“下次路过这儿的时候，帮我带一瓶冰冰凉凉的矿泉水就可以啦。这种天气，水可比钱重要多了——你瞧那卖西瓜的，不也常常多给孩子们加两块吗？”

我顺着他下巴的方向看过去，在街角的三轮车旁，穿红背心的汉子，正将裂开的瓜切成小块。穿校服的男孩们围了过去，他们手里攥着皱巴巴的零钱。不过他却又多塞了两块瓜，说道：“不够再拿，记账上——张师傅的冰棍不也常给你们留着？”

女人推着修好的车离开之时，老人正弯着腰，慢慢在一辆粉色儿童车的脚踏板上缠绕着铁丝，那铁丝缠得很紧，格外结实。车

把上挂着一串塑料樱桃，那些樱桃，好似被太阳晒得有些发软，轻轻向下垂着。

“这是邻居家小姑娘的。”他一边往车链上涂抹黄油，一边说道，手指缝间满是黑黑的油泥，“昨日她说车子坏了，伤心得直落泪，今天修好啦，想给她一个小惊喜。”

日头偏西时，我往回家的路上走，经过社区超市时，看见老板娘正把冰镇酸梅汤倒进泡沫箱。箱盖上面，贴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环卫工师傅，能够免费拿取。”那字的笔迹被汗水给渗透了，显得有些不太清楚。

穿橙色工装的阿姨们，轻轻地捧着纸杯，坐在高高的台阶上，草帽稳稳地扣在膝盖上，白皙的肌肤下那被晒得黝黑的胳膊露了出来，那爽朗的笑声，惊飞了槐花树上的麻雀。

“张师傅刚才还送了两支冰糕来呢。”其中一个阿姨说，“这老树底下，凉快着呢。”

站台的广告牌，反射着刺眼的光，穿白大褂的医生，举着遮阳伞跑过来，伞下护着个中暑的女孩。他蹲下身来，摸了摸

女孩的额头，又捏了捏她的手腕，从急救箱里拿出藿香正气液，倒在瓶盖里，递到她嘴边：“慢点喝有点苦，喝完给你水。”瓶身上的水珠，滴在女孩的手背上，她瑟缩了一下，睫毛上还挂着泪珠，却乖乖地仰起了头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修自行车的老人正在收拾摊子。冰柜里的冰糕，卖得只剩最后两支，不过他却掰了半块给蹲在旁边的流浪狗。狗舌头不停地舔着他的手背上，皆是水迹；尾巴轻轻扫着他的裤脚，仿佛在道谢。远处的洒水车驶过，在水雾里，浮现出一道浅浅的彩虹，将沥青路上的光斑染成七彩色，此时也把槐花树叶的影子映照得透亮。

原来高温天的善意最为分明。它藏在修车师傅手掌心的冰糕，在甜香之中；在超市台阶上的酸梅汤，在热气之内；在医生举着的遮阳伞，在阴凉之下。这些细碎的凉，像槐花树的根须般，扎进城市的土壤，彼此缠绕，将三十九度的热浪，酿就成了带着瓜香与槐花香的晚风。

小小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殷彩霞

(一)

雨，一直下，淅淅沥沥，如丝如缕。雨滴无力地敲打着细嫩的树叶，路洼边少许的积水，映出彩霞悲伤的倒影，昏暗的路灯下孤影被细雨模糊。看着雨落，听着雨声，彩霞脑海里只感到无尽的落寞与无助，期盼与祈祷似乎都显得那般的苍白无力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哭泣，只剩下叹息融化在雨声里……

彩霞已经分不清哪是雨水，哪是泪水。

(二)

彩霞是一个心地善良、乐观开朗且喜欢小动物的女人。

彩霞想喂养一条小博美。想，便去做了。

那天，清晨的微风吹拂着大地，空气也因此温和而清新，仿佛每一粒呼吸都带着自然而甜美的味道。彩霞兴致勃勃，笑颜如春，迫不及待地出门去迎接她在网上购买的小博美，一路不停地幻想着小博美的各种可爱状。

当彩霞轻柔地打开纸箱，映在眼前的并不是博美，而是商家随随便便发来的一条很普通，且最多一斤的小奶狗。它骨瘦如柴、弱不禁风，娇小的身体不停地微微颤抖，彩霞眼神中掠过一丝心疼，温柔地抱起它，取名小小。

“小小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。”彩霞喃喃自语。

(三)

回到家中，彩霞温柔细心地给小小擦洗，擦洗其身上本有的和在运输途中沾上的各种脏东西。小小怯生生的眼光里透出好奇，目视着彩霞的一举一动，小脑袋不停地东瞅西望，小眼珠转得很是麻溜，似乎要把整个家都浏览一遍。

洗干净后，彩霞拿出早已提前准备好的幼犬粮递到小小嘴边，小小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起来。由于太小，没吃两三粒便被卡在还没有长好的小牙缝上。彩霞看着很是着急和心疼，连忙温柔地给它慢慢掏出来。小小吃得很少很少，几粒几乎就饱了，吃饱后的小小完全没有了刚到家的那种胆怯感，

小尾巴像是摇扇一样活泼乱晃，在彩霞的身前身后左右蹦跶，稚嫩的脸上还带着天真的笑容。彩霞去哪里，它就会屁颠屁颠地跟随其后。

别看小小个头不大，看似刚断奶，但聪明得很，似乎能听懂人话。彩霞在和朋友电话聊天吐槽商家没良心、乱发货，说了小小是一条土狗，小小的小眼神立马变得不快，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无奈和愁苦。小小不声不响地走向阳台边的角落，静静地趴在那里，目光偶尔斜视着，而后彩霞唤它两三次，它都没有搭理，似乎在生闷气。

哟，这毛孩子，真是个小人精。彩霞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各种零食和玩具逗它、引诱它，它才又活泼了起来。

小小喜欢和彩霞一起玩耍。

(四)

小小来家里的第三天，又拉肚子了，彩霞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小小一来家里就拉肚子，并且一天好几次？彩霞慌忙追问商家，商家没有正面回答，说小狗狗拉肚子很正常，只需买一点庆大霉素就好。彩霞毫不犹豫地去医院买了好几种关于狗狗止泻的药，可药吃了却还是不见效果。

虽然小小拉肚子，但并不影响它的活泼可爱、调皮捣蛋，它嬉闹着、蹦跳着、吃要着。高兴过头了，就像小孩子一样随心所欲地大小便。有时候彩霞把它关在厕所里闭门思过，它好像很难过、很伤心，哭一阵子便静静地蜷缩在角落，眼神黯淡无光，似乎知道自己做错事了。彩霞不忍心，便放它出来。只要门一开，小小像打了鸡血一样立马精神百倍，射箭一般飞奔出门，高兴得似乎要跳起来。它很喜欢彩霞，喜欢和她待在一块儿，哪怕静静地躺在彩霞脚边，也要把小脑袋放在她脚上，似乎这样才有安全感，无论彩霞做什么，它都形影不离，像极了孩子依赖着妈妈。

真的，像极了孩子依赖着妈妈。

(五)

小小来家里的第七天，已经没有了前几天的精气神，厕所里一晚上就拉了好几次，甚至还有一条长虫！早饭都不想吃，连它最爱吃的鸡胸肉它都爱理不理。彩霞专门给它蒸的鸡蛋羹，它只吃了一丁点，可刚刚吃下去一两分钟时间，它又开

始拉，一次、二次、三次，吃的药不顶用啊！

小小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欢笑，它好像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，上厕所都懒得出来了，独自蜷缩在厕所角落里，它不想动了，也没力气动了。彩霞心急如焚，到处打电话咨询那些养过狗的朋友。她第一次养狗，不懂啊！

彩霞的家庭条件并不好，她自己都体弱多病，生病了都不舍得花钱拿药，但小小病后，但凡可能对小小有帮助的药，她都毫不犹豫地一一试过了，还是没效果。

小小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，药和葡萄糖都是灌进去，但还是很快就拉了，甚至还拉出了血。彩霞害怕极了，温柔地抱起它不假思索地飞奔医院。

它太难受了，它是不是快要死了？彩霞的心，碎了一地……

(六)

小小已经病入膏肓，世界仿佛都变得极其灰暗，连空气都散发出无力感。小小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静得能听见它时断时续的心跳与病痛的交响，时间仿佛被拉得好长好长，每一秒都是煎熬……输液瓶里的药水，一滴一滴落进小小瘦弱无力的小身体里，像极了流逝的时光和精力，就像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它在与病魔抗争！

医生说，小小的病应该是细小，先输液，要做B超、查血、查尿等等。要花好几千，但能治好的概率很低。彩霞除了心疼、着急，她真的不知所措，只能看着摸着小小暗自落泪……

彩霞抱起奄奄一息的小小，步履蹒跚、踉踉跄跄地走出医院，冰冷的雨滴顺着脸颊滑落，带来一阵阵的凉意。此刻的天空乌云密布，风追着雨，雨赶着风，风和雨联合起来追赶着天上的乌云，整个天地都处在雨水之中。雨天的空气弥漫着一种浓浓的忧伤，像极了此刻彩霞的心情，低落而无奈。

彩霞漫无目的、心神不宁地抱着小小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存在，过路朋友的招呼声都听不见。好几次有人拍她的肩膀，她才缓过神来。朋友叹息说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缘分如此浅，就让它去吧！怀里奄奄一息的小小似乎也听

懂了他们的对话，它好想好起来，它好想活下去。它用尽全力抬起头，向彩霞点头，然后无力地轻轻地闭上了双眼……

此刻的彩霞，眼眶积蓄的泪水瞬间决堤，顺着鼻梁沟壑形成两道透明的溪流滚滚涌下，泪珠滴落在小小那娇小而骨瘦如柴的身体上。小小微闭的双眼也流下了一行无奈和不舍的泪……

风吹过树梢，带不走一丝苦痛。雨滴打在广告牌上，像是在流泪；耳边的风声，像是在哭泣。一种无法言语的失落感，就像雨滴一样，沉入湖底。

小小，我爱你！希望你在汪星快乐！

(七)

雨，一直下，淅淅沥沥，如丝如缕。雨滴无力地敲打着细嫩的树叶，路洼边少许的积水，映出彩霞悲伤的倒影，昏暗的路灯下孤影被细雨模糊。看着雨落，听着雨声，彩霞脑海里只感到无尽的落寞与无助。期盼与祈祷似乎都显得那般的苍白无力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哭泣，只剩下叹息融化在雨声里……

彩霞已经分不清哪是雨水，哪是泪水。

